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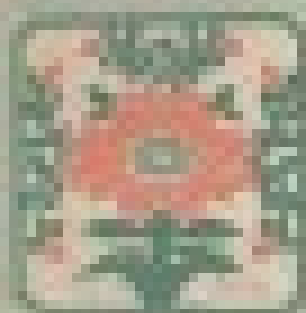


友谊集

YOUYI JI

春风文艺出版社

5070



大正

大正

友誼集

藝風文艺出版社

1933年·北平

友 誼 集
☆

春風文藝出版社編排、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宮前里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證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规格·2号印张·43,000字·印数：1—7,000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167 定价(5)0.16元

前 言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为了感谢伟大的盟邦——苏联对于我国热情无私的援助，为了进一步向广大的读者群众进行中苏友谊的宣传教育……，我们编辑了“友谊之歌”“友谊集”，并请波大市中苏友好协会编辑了“深情厚谊”，作为向这个伟大纪念日的献礼。

十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胜利的取得，是与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以来，伟大的盟邦苏联，十年如一日地给予了我国巨大的多方面的援助；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帮助我国建立了大批工业建设单位，这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是进一步增强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力量。苏联人民不只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同时还从自己繁重的共产主义建设工作中抽出大批优秀的专家帮助我们。这些真诚的伟大的友谊，将流传万代，永载史册。我们中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国建国初期，当我们海防建设还比较薄弱的时候，苏联优秀的儿子——苏联红军帮助我国保卫革命胜利果实、驻守旅顺口的功绩。

根据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完全平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中苏两国人民

的友誼，是永恒的，是牢不可破的。这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在世界上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使世界上广大的人民更向往社会主义；由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誼不断发展和巩固，就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力量，从而也就大大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对于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誼，是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

本集中所搜集的作品，就是中苏友誼的真实记录和反映。它們是我国人民对伟大的盟邦苏联所给予的巨大援助发自肺腑的赞歌。

讓那些愚蠢的，直到今天还妄图挑撥中苏关系的国际反动派們向隅而泣吧！在这伟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簽訂十周年的紀念日里，我們中苏两国人民，將象庆祝我們共同的节日一样，欢欣鼓舞；我們的友誼，將象长江和伏尔加的水一样，千古长流！

最后应该說明的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誼历史已經很久了，自从世界上有了馬克思主义，自从苏联有了列宁的党，中苏两国人民真诚的友誼就在同一理想上开始了。对于十月革命、苏联共产党、列宁……我国的作家、詩人曾写了很多作品。但为了避免与已出版的这类书籍重复，为了使这个集子更集中地表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簽訂以来这十年中的友誼，我們把編选范围縮小了。其次，限于時間，也由于手边資料不足，我們的編选工作还很不完善。有些应选的作品未发现，有些好作品未选进来，有些方面也未得到应有的反映。这是要向作者和讀者說明的。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59年12月

目 录

前 言

父子两代·····	王月德 (1)
和苏联专家相处的日子·····	張福元 (16)
安德烈夫的声音·····	令 言 (29)
路·····	李心斌 (38)
尼娜大嫂·····	同 禹 (50)

父子两代

王月德

宋宝貴一下三輪車，架起双拐，一口气跑到了車間。一进車間主任办公室，正碰上車間的小秘书李小凤，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問：

“华西里同志在嗎？”

“厂里正在开欢送专家华西里的晚会。”停了停，小凤又說：“噢！开欢送会的时候，华西里同志还問过您的病哩！”

老宋听过小凤的話，掉头直奔会场走去。

当宋宝貴架着双拐出现在会场时，苏联专家华西里一眼就看到了他。华西里心中一陣酸楚，飞快地跑到宋宝貴身边，两人长久长久地拥抱在一起。虽然他們一句話也沒說，但从俩人的表情上不难看出，这种感情是用千言万語表达不出来的。

华西里和宋宝貴之間，的确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平时老宋要是生了病只要被华西里知道了，就是赶上三更半夜，他也得去看看才能放心。宋宝貴搞技术革新，要是遇上技术上的难题，被华西里知道了，就是几宿不睡觉，也非要帮助他搞成不可。当然，从华西里来厂后，不光对老宋这样，他对每一个职工都是热情洋溢的。两年来，他不仅教給了工人們許多技术，就拿生活來說也是同样的。他那种忠厚爽朗的性格，对工人們那种可敬可亲

的态度，真使人觉不出他是一个外国人。就拿車間的秘书李小凤來說吧，她和一工段車工刘飞挺要好，可是去年夏天，两个人却因为一次约会，发生了一场小风波。那天小李好心地买了两张电影票，她在约会的地点，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刘飞的影。她跑到刘飞的宿舍，一問宿舍的工人，才知道刘飞到車間加班去了。她当时想，就是加班，起碼也得通知她一声，免得讓別人苦等。就为这点事，两个人爭吵的不再說話了。不知怎么搞的，这件事情竟被华西里同志知道了。有一天下班后，华西里一出門，正好碰見刘飞，他拉着刘飞就往楼上办公室走。那天也巧，一上楼又碰上李小凤，专家一手拉着一个，就把他俩拉到屋里。剛坐下，华西里就象一位慈祥的父亲一样說：

“一个人有时在集中完成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时，他有可能忘記自己的事情。”說着华西里瞅了瞅李小凤，又微笑說：“因此在爱情上，就需要諒解。”李小凤一听就知道，这是在說自己，她觉得臉上真是火辣辣的。接着老专家又象詩人一样，給刘飞和小凤背誦起歌德和依薩柯夫斯基的詩。在他朗誦这些詩歌时，使人簡直不相信，他已經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人了。說也怪，刘飞和小凤从那以后就和好了。今年春，他俩結婚时，华西里还特意讓莫斯科的妻子，給他們寄来一件小巧玲瓏的小汽車，在送給小刘和小凤时，专家打趣地說：“这是送給你們未来的小宝宝的。”

虽然华西里同志对每个人都象兄弟一样关心教导，但是，华西里对待宋宝貴还是有一种极特殊的感情。其实这种感情也是有来龙去脉的。

那还是在华西里刚来工厂不久，有一次专家帮助宋宝贵解决一项关键活。在工作中，专家意外地发现宋宝贵能比较熟练的讲很多俄语，发音还很准确，这是专家与其他工人接触中所罕见的。从那以后，华西里和宋宝贵谈话，不再用翻译了。日子长了，专家同老宋成了知心朋友。有一回，专家好奇地问起宋宝贵：“你的俄语很好，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老宋被专家这一夸奖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他说：“我哪正经学过，我从小生长在哈尔滨，当时那里俄国人很多，就是那时候学了点。”华西里一听老宋是哈尔滨的，本想问问自己要打听的事，这件事是在华西里临出国前，他的父亲告诉他的。可是当时忙于研究工作，也就没说出口。

事情也凑巧：有一次华西里去老宋家里玩，他进屋刚刚坐下，想去开收音机，一抬头发现墙上镜框里挂着几张照片，不知怎么回事，华西里的眼睛猛的移到其中一张象片上，忽的站起来，朝象片走过去。镜框镶着的，有一张是他父亲当年在苏联红军连队里与苏联红军战士合照的。老宋以为是这张照片引起了专家的好奇心，所以也没想别的，只是还客气的请专家喝茶。可是华西里象是压根没听见老宋的话，突然从自己小皮包里，掏出一张照片对看起来。他的动作是那样紧张，他的眼睛往墙上瞅一眼，又看看手上的象片。老宋被专家这种突如其来的表情闹怔住了。他靠近专家身边，定神一瞅，发现专家手中的象片，跟墙上那张一模一样。这时华西里和老宋的眼光移到一起，好象都在思索着这意外发现的意义。特别是华西里同志，他在出国前，他的父亲亲

手把这張已經保存28年的照片交給他，說這張照片是在1919年和中国老战友宋雪林同志合照的。老人指着象片向华西里意味深长地講說：“在紅軍連队服务时，宋雪林同志是一位勇敢的战士，他是在1916年12月从中国东北到俄国木工厂工作的，后来就参加了苏联紅軍。他是我的亲密战友。1919年春天，我三次負伤中，都是雪林同志把我从危險中救出来的。最后一次負伤是最危險的。那是1919年，在基輔附近，当时同彼德留拉匪軍作战，我和宋雪林同志負責炸掉匪軍停在車站附近的彈藥庫。夜里，等我們剛点着导火綫，就被敌人发现了，为了迫使敌人不能接近彈藥庫去扑救，我和雪林拚命的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直到导火綫快要燃到根了，我們才一边射击，一边迅速的撤退。可是就在撤退的时候，我的肩部負了重伤，疼的一点也动不了。我知道自己是跑不出去了，就告訴雪林同志，不要管我，自己冲出去，我决心要和敌人拚了。但是我的老战友宋雪林，借彈藥庫爆炸、敌人混乱的时机，背起我就跑，一直跑出15里以外，把我隱蔽在一所空房子里，他又冒着危險，从敌人手中夺来一輛馬車，把我送回部队的医院。直到我伤口好了以后，我才从連长那里听說，宋雪林在夺敌人的馬車中，也被敌人的馬刀砍伤了左背……。”

华西里从父亲的回忆中，不难看出老人是多么思念着他的老战友——宋雪林同志，又多么想知道宋雪林的下落啊！

如今华西里对这意外的发现，怎能不惊喜而又激动呢！当华西里知道这張与父亲合影的人，就是宋宝貴的父亲；宋宝貴知道和父亲一起合影的就是华西里的爸爸的时候，两个人突然地

抱在了一起，蹦啊、跳啊、說啊、笑啊，尽情的回忆起老人們給他們講述的这段难忘的革命友情的故事。

第二天，华西里就把这件消息，写信告訴了莫斯科的父亲和妻子。去年夏天华西里还和宋宝貴一起去哈尔滨，看望了雪林老人。

这就是厂里人所共知的，华西里与宋宝貴的特殊感情的来由。

等欢送会剛結束，华西里連飯都沒顧上吃，冒着大雨，用車把老宋一气送到家里。华西里进了屋門，不容老宋分說，一把将他按在床上。老宋掙扎着坐起来說：“唉呀，华西里，外面下这样大的雨，你倒是来干啥！”

“我很喜欢这样的雨天。”华西里諛諧地笑笑說。接着他又用有些責备的口气說：“老宋，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劝告，跑去参加今晚的欢送会呢？你要知道，你是个急性风湿症患者呀！”

“我……我今天覺得好些。”其实老宋的病何尝見好！

华西里正要給老宋去盖被，猛然間他从床上发现一份車床的草图，于是他象兄长一样說：“老宋，你生病了，就該好好休息，又在写什么？”

“哪是写什么，我生病在家无聊得很，我想不能上班，躺着还可以想些事干。”老宋說着活动了一下剧痛的关节，繼續說：“党发出号召，大战八、九两月，向国庆节献礼。我是个老工人，又是个党员，在反右傾鼓干劲的运动中，我躺在家里，我……我心急死了。”

专家虽然沒馬上說啥，不过他是十分了解老宋的，在专家的心里，老宋这个人物他是佩服的。两年来，老宋提出的許多項技術革新建議，在推广使用中，专家都帮助作过全面总结。华西里有时对車間党支書說：“別看自己是专家，可是老实說，在老宋身上的确学到了好些东西。”他相信老宋对每一項建議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听党支書說，宋宝貴是个优秀的党员，积极的共产主义战士。华西里越想到这些，对宋宝貴画出的歪歪斜斜的草图看得就越仔細。当华西里完全看明白草图时，才吃惊地說：“怎么，你想設計一个六把刀的車床！”

“华西里，老实說，搞六把刀的車床我没有把握，只是想試試。”

其实老宋想搞六把刀車床的念头，已經很久了。从大跃进以来，由于任务多，机床有时就显得不够用了。尤其是老宋使用的这样床子，車間原有二台，在支援外地建設时，其中的一台又支援了外单位。現在車間加工管料筒的活，只有他这台床子能干，因此每天堆在老宋床子旁边的活，象座小山似的。老宋是这台床子的生产小組长，看到这种情况，急的眼睛直冒火，为了保証整个工段生产任务的完成，他經常偷偷地加班加点。这种干法总不是长远之計，人渐渐累瘦了，可是任务完成的还不理想。为了这事，党支書書記还找他談了几次。每次党支書都带着启发的口气說，老宋，你光苦干还不够，还得領大伙走走智慧六道。从那天起，宋宝貴領导車工組，花了一个星期的時間，終于改进了一把刀具。当时生产效率是提高了一点，不过加工出来的每一个

管料筒，还都必须第二次加工才能达到合格品。自从党中央提出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后，听了党委书记的报告，他的心在斗争，内心的火在燃烧。从那天开始，他的技术革新活动，又象炼钢炉里奔溅出的火星那样活跃。事情也偏不凑巧，正在他领着小组计议之际，他突然患了急性风湿症，不能起床。躺在床上，他翻过来滚过去就是睡不好，直到画出不规整的草图，他才略松了一口气。但是当他一想到这六把刀车床，还有很多技术难题时，信心又动摇起来。现在老宋见华西里看这草图，心中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力量。

于是他把脸转向华西里说：“华西里，你帮个……”可是话刚出口，马上他又意识到华西里就要回国了，昨天他已经给莫斯科的父亲和妻子打去了电报……这是华西里昨天对他说的：他的分别两年的妻子娜达莎，将会穿着一件半袖乳白色的布拉机，领着他的小女孩，怀抱着各种色调的鲜花在莫斯科车站迎接他。他的娜达莎会激动地拥抱着他，小女儿会一声接着一声地喊着爸爸……老宋想到这里，觉得自己太不应该再麻烦华西里了，即刻把话收住了。

老实说，华西里是最熟悉宋宝贵不过的了。此时，他早已识破老宋的吞吐为难的心情。他多想继续留在中国，帮助老宋把这项重大的技术关键解决后再回国啊！华西里想，假如帮助搞成这六把刀车床，十三车间的管料筒任务关键，从此也就结束了；在中国十年大庆的前夕，帮助解决这个六把刀车床，是更有其深远的意义的。当他一想到中国、想到这重大关键、想到老

宋……他內心突然決定了：“不，我不能回去。”這時華西里那雙粗壯的大手，一下握住老宋的手說：“我一定幫助你試制成功！不搞成我決不回國。”

老宋聽了華西里的慷慨的話語，心裡說不出是個啥滋味。剎時，他覺得華西里站在他面前更高大了。他們之間的感情更深厚了。

第二天，紅日剛剛從東方露出微笑的臉蛋，華西里就跑到了車間。等上班鈴響過，車間的領導和工人們，看見專家華西里又出現在車間的時候，都用驚奇的目光望着專家說：“您今天不是要回國嗎？”

“不，我昨晚已經得到‘專辦’批准，暫時先不回去了。”這消息很快傳遍了整個車間。華西里就這樣被留下了。

華西里和宋寶貴小組的工人們，經過15天的日夜苦戰，在專家的指揮下，用從廢品庫找來的廢料，做成了一台六把刀車床。

在試驗的那天，正趕上是一個炎熱的中午，華西里親自操作，由於他的身體很胖，汗水一滴滴地從他身上淌下。儘管他已經好多天沒睡好覺，可是從他的臉上，使人會覺察到，他有着一種永遠使不盡的力量。在試車的時候，工人們把這個六把刀車床圍個水泄不通。的確在職工們的記憶里，從來沒看過用六把車刀同時干活，因此人們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這些天，宋寶貴的腿也好了些，他抑制不住心裡的激動也跑到了車間。只看電門一開，六把刀在床子上嗡嗡嗡嗡的，象六匹脫了韁的野馬，轉眼，六把刀同時對着六個管料筒，發出吃吃的戰鬥聲音。剎時，工人們激

动的鼓起掌来。这掌声交織着一种深厚的感情。刀穿过筒后，专家迅速地从車床上卸下管料筒，于是这六个管料筒，在人群里傳来傳去。人們拿着車出的产品，就象一个母亲第一次看見初生的婴儿那样兴奋。这时，宋宝貴不知是高兴的，还是被专家感动的……从眼眶里滾出两顆热泪。

党委书记握住老宋和专家的手說：“这下我們的任务不用愁了，向国庆节献礼的項目也有了保証。”接着书记又情意深长地說：“你們的老一輩在一起流过血，如今你們又在一起流汗，这真是傳統性的友誼，无私的援助！人生最难忘的，就是我們这样的友誼。讓我們中苏人民团結的象磐石，那千山万水永世也不会阻挡住我們的联系。”

在激动的时刻里，車間响起了莫斯科——北京的歌声。

和苏联专家相处的日子

(一个外科医生的手記)

張 福 元

—

白天下了一場大雪，傍黑起了風，風攪着雪，漫天飛舞。值班室冷得象座冰窖，玻璃上結了一層挺厚的冰花。我剛把窗簾放下，護士小王擎着兩隻凍得赤紅的手跑進來，她一拉爐子門，里面黑黝黝的連點火星也沒有，便嘟嘟囔囔地瞞怨：

“這個醫院，真不象話，連新繃帶都不能買，洗完了還沒地方烤，真困難哪！”我想，你困難，我比你更困難，一遇到個疑難病人，連個器械都沒有，怎么能治病呢？

我剛想把这些話說出來，但一想到今天早晨院長講的話便閉口不說了。院長說：“日本鬼子把我們醫院破壞得很厲害，國民黨又打起內戰，封鎖旅大，當然，我們是會有困難的，但是只要我們下決心克服它，將來我們會好的。”我相信院長的話，可是這將來是多咱哪！

我僵在被窩里好容易暖好了手脚，朦朦朧朧剛要睡着，突然，一陣劇烈的敲門聲，把我震醒過來，我披上衣服，下了地。